



# 老街的娃娃书摊

□曾广洪

20世纪70年代初,文化生活单调而枯燥,大足玉龙老街刘大爷的娃娃书摊,像块超强磁铁,吸引着我那稚嫩而又好奇的童心。

娃娃书摊在供销社旁,斜对面是公社卫生院,背靠苍茫的巴岳山。在低矮的穿

斗瓦房里,壁上贴满了五颜六色的宣传封面,依顺序编号千余册,屋子四周安放长条矮脚木凳。蓄长胡须的刘大爷坐在破旧油渍的藤椅上,眼观四路,耳听八方,冬天戴顶黄色军棉帽,烤火的灰笼不离手,斜眯着眼扫来扫去,生怕图书不翼而飞。

书架上整齐地码放着牛皮纸包裹的图书,有《南征北战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《岳飞传》《孙悟空大闹天宫》《红色娘子军》《半夜鸡叫》等等,谈情说爱与鬼神方面的几乎为零。那本快翻烂了的《天仙配》也不敢摆在上面,只能偷偷看,若让公社干部发现麻烦就大了。

我对《鸡毛信》颇感兴趣,钦佩海娃机智勇敢,将十万火急的“鸡毛信”藏在羊尾巴里而躲过了敌人搜查。受其启发,我把挑煤炭挣来的1元私房钱藏入枕头,生怕被母亲发现秘密;对《南征北战》张军长的“老兄,快拉我一把,赶快向摩天岭靠拢”的台词倒背如流;有张画有汉奸与姘头的床上戏,那半裸丰满的身子,看得我心跳加快;惊叹孙悟空的七十二变,自己竟在梦中腾云驾雾,追杀那吃人不吐骨头的白骨精……

那时的老街人为一日三餐而犯愁,哪有余钱给孩子看娃娃书?殊不知,我看书钱的渠道却多着哩:厚起脸皮找母亲要,母亲总会瞒着哥哥姐姐给我点儿;父亲时常叫我上街打酱油称豆瓣,悄悄抽1分钱出

来,再灌点水蒙混过关;最靠谱的是放学后捡废铁与玻璃,卖给废品收购站。

看本薄的娃娃书1分钱,厚的要2分钱。刘大爷给顾客定下了损坏书赔钱、不能带出门、不允许互相交换看等规矩。当然,七姑八姨的孩子除外,可以随时免费看个够。1分钱的书不耐看,三下五除二就没了,我着实心痛与不舍,母亲常说的“挣钱如同针挑土,花钱好似水推砂”一点不假。于是,我们就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。本来10分钟就能搞定的,偏要磨蹭许久。趁刘大爷打盹之际,瞬间交换着看。几个熟悉的小伙伴各看一本书,有意挨着坐,表面上看似河水不犯井水,实则眼睛早就盯着别人的书了,刘大爷也只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娃娃书摊的旺季在春节期间,孩子们荷包里有拜年钱了,从四面八方汇集于此,恨不得将新书看个底朝天,开学时也好在班里炫耀。初一至元宵,书摊被围得水泄不通,瘦弱的小女孩根本挤不进去。那亮锃锃的镍币装满了铁盒子,煞是眼馋。我想自己哪天要是有这么多钱该多好呀,买几本心仪的娃娃书在家里在学校慢慢看,晚上搂着睡觉,那才过瘾。有年儿童节,大姐夫送《小兵张嘎》给我,让我兴奋了几天几夜,在那缺吃少穿年代的娃娃们,哪怕吃一顿回锅肉、穿一双白球鞋、看一场露天电影,都非常满足。

生意火爆时,刘大爷家里是麻子打哈欠全体动员,家人的眼睛睁得大大的,谨防有人浑水摸鱼。几个胆大的男孩,玩起

障眼法,像耍魔术似的,眨眼间就顺手牵羊,气得他吹胡子。久走夜路总要碰到鬼,倒霉蛋总有被抓着的时候,叫家长来领人,那才丢人现眼,在邻里与学校抬不起头,我即便有贼心也无贼胆。

时间如同过滤器,滤掉了诸多琐碎与光阴,但却完整地保留着我看娃娃书的记忆片段,那些书中精彩的故事,无疑启蒙了我对文字的爱,亦打开了懵懂孩童人生知晓精彩世界的一扇窗。

(作者系重庆市大足区散文学会副会长)



## 北方女孩

□王海燕

小时候在北方的外婆家,一个四岁的小女孩,提个草篮子,跟着外婆后面跑……一边步履蹒跚地奔跑,一边唤外婆叫妈啊妈,调皮的小女孩不直接称外婆,因为见妈妈唤外婆叫妈,所以来了个妈啊妈的升级版。有时候她屁颠屁颠跟着外婆跑,一不小心摔一跤;有时候她喜欢捧着外婆家的小黄猫跑,一会儿就跑成灰头土脸的小花猫。

外婆最爱给小女孩煮北方的长面,北方的面粉有劲道有韧性,小女孩想吃进嘴里,可是面太长,一挑都挑不断,女孩拿着筷子夹着面越拉越长,一不小心面条就蹭到鼻子上,变成了外婆家的那只小黄猫。

小女孩的妈妈每次回北方探亲,外婆就会做上一碗长面招待女孩。外婆腿脚不便,一边斜着身子一瘸一拐,一边很辛苦地和面、擀面、煮面、调面……长面,是北方人最温情的礼仪,更丈量着北方人的豪情。

每次离开北方探亲结束,最难忘的画面,小女孩一直都记得。外婆站在路边送妈妈上车,小女孩的妈妈刚上车,眼泪早就夺眶而出,妈妈把脸背过去……车窗外的外婆泪如泉涌,把脸和泪水藏在影子的后面。

每次泪如雨下的外婆和妈妈,她们总在不谋而合地想着一件事,那就是这次分别后,以后还能不能再见到自己的女儿、自己的妈妈……好像每一次告别,都在害怕成为一种诀别。

庄子言:“死生,命也;其有夜旦之常,天也。”生命里始终有逼近的东西,并不可跨越。那一年,她们彼此害怕的事情,终于像她们自己的设想和无法阻挡的脚步一样发生了。妈妈再见妈妈时,妈啊妈已经没有眼泪,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

人的生命是有限的,但在有限的时间里去爱人,这是人生顶要紧的事情。那个追着外婆和外婆家那只小黄猫跑的

小女孩,爱妈妈也爱妈啊妈,一如妈妈一往情深地爱着外婆。北方人的情感总是粗犷豪放,但又不乏透着深情与静默。

转眼北方的女孩长大,月重华、冰肌骨,穿着梦想的裙子,站在内心的边缘,观望着一场绚烂的花火,试图找到一生最唯美的景致。过去的路、现在的路、将来的路和人世间至美的爱情、友情、亲情,簇拥与生发着她的心超越想象,走在时光的前面,写下心迹,用最坦白、最温柔的心绪融合。小时候调皮的思想,一直伴随她。

年轻的女孩,最大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作家或者职业撰稿人……看世间最秀美的风景,席地幕天、吟风弄月、再造思想,见天地、阅众生、遇自己,让那些顺畅而流淌的灵感在指尖在笔端轻盈地舞蹈、变幻、升腾。她喜欢雪花、梅花,喜欢纯粹、返璞。有时候她的思想,像北方的一匹狼,驰骋疆场、纵横旷野;有时候她的思想,会催生她孤独得泪流满面,好像天空有她无尽的意气与狂放;有时候她的思想,会激发她把凶猛的暴风雨演化成一抹亮丽的彩虹。

时光流逝,年龄在岁月里风化,转眼女孩变成了阿姨……

电梯里,两个可爱的小女孩,大概七八岁,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看……她在想,她的脸上是画了花猫还是长面,怎么一直盯着她看呢?小女孩的眼睛很大,让她想起希望工程那个大眼睛女孩。眼睛,是心灵的成像。

她感觉她们有话要跟她说,于是她就主动问两个小女孩:“你们是两姐妹吗?”高个小女孩说:“我们是三姊妹,还有一个弟弟。”她看着她们圆圆的忽闪忽闪的大眼睛说:“哦,这样啊。”高个小女孩顿了顿,跟她说:“阿姨,你长得真漂亮!”

罗浮山下梅花村,玉雪为骨冰为魂。雪夜的梅花,总是一次次地洗净铅华、珠玑不御。年华是静默如锁的秋叶,思想是戳穿岁月的刀锋,练就无言的海洋、炙热的光芒、凝翼的志向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丰都县文旅委)

## 鼎锅与砂罐

□黎强

小时候,我对鼎锅和砂罐是喜欢的。放学回家,只要一看见鼎锅或者砂罐在灶上“咕嘟咕嘟”炖煮着,心里就知道家里今天要来客人或亲戚,桌子上会有好吃的。

生铁铸就的鼎锅实笃笃的,有分量,虽然黑不溜秋的,但很耐用。砂罐则不然,轻飘飘的,易碎,一不小心就破损了。但这两样炊具,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却是寻常百姓家不可或缺的家当,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这两样物件。张家羡慕李家的鼎锅大气,厚重,容量大,炖出来的猪蹄膀又烂、又烂、又糯、又香。黄家夸赞周家的砂罐比自家的砂罐好看,罐盖严丝合缝,罐耳造型美观。其实,再羡慕再夸赞别人家的,却对自家的鼎锅砂罐怀着敝帚自珍的朴素情感,从来都是像宝贝一样珍惜。

平常一日三餐,用鼎锅砂罐极少,母亲把它们洗得干干净净之后放在老灶房一隅,盖上旧报纸,压上旧木板,鼎锅砂罐就安静地守着一家人的灶火日子。正处在长身体的年龄,顿顿吃煮红苕,餐餐喝苞谷羹,没有油荤营养跟上,那是肯定“捞肠刮肚”流清口水的。那时,肉类都是凭票供应,市场上是不允许私人出售肉类的,加上家里经济捉襟见肘,大鱼大肉“开洋荤”是完全不可能的事。因此,家里的鼎锅和砂罐就一直靠边站了。其实,父亲母亲都知道娃儿盼望着什么的,也在千方百计想办法弄点油荤改善生活。

在我的印象中,爱酒的父亲有不少酒友,几杯豆豉酒下肚,父亲不再矜持,转弯抹角托酒友去找酒友在肉联厂的熟人,搞点猪扇子骨,河坝街人家称“铲铲骨”,就是像“扇子”又像“铲子”的光骨头,骨头上没有点肉星。拿回家来,热水洗净,搬出鼎锅,架上炭火,“咕嘟咕嘟”煨炖得热气腾腾的,那味道飘进巷陌深处,邻居隔壁还以为我家有啥喜事好事呢。其实,就是几块光骨头,一把花椒

一把盐,舀几瓢清水加几斤草茼萝卜炖点骨头汤,给娃儿们解解馋而已,也让搁置了很久的鼎锅回归到它本来的使命中,沾染一下难得的灶火洗礼。

在家里,砂罐使用的频次要比鼎锅稍微多一些,这主要是家里供应的居民定量粮食不够吃,母亲操持家务,精打细算,经常买些市场上卖剩的收摊藕、罢市藕回来,砍成藕节节、藕坨坨炖点寡汤,却一点炖不烂,而且“水臭”“泥腥”,一口下去嘎崩脆,硌牙,蘸着红油辣子下饭,让娃儿们把红苕饭或者洋芋饭吃个饱。或是老南瓜煨绿豆,或是炖豌豆、炖黄豆,变化着花样,不至于让娃儿们饿肚皮。

我家三兄弟还在砂罐上戳过笨,被母亲罚过站。那天,三兄弟在家里玩弹弓玩得兴起,不知道是谁的提议,把灶角砂罐当着玩“敲砂罐”游戏的对象。在老家,死刑犯被最终执行时,被称作“敲砂罐”,意即“吃枪子”。“敲”不读“qiao”,而读“kao”。三兄弟你一弹,我一枪,瞄准射击,站姿、卧姿全用上了。三兄弟哪里知道砂罐是泥巴成型在罐窑中烧制的,咋经得起弹弓石头子弹的射击力和冲击波,几轮下来,只听砂罐“砰”的一下,被击出很大个洞。三兄弟一看闯祸了,忙用破布塞紧破洞,把砂罐转动180度紧贴墙壁一面,自以为不会让母亲发现。可家里的砂罐总有使用的时候呀,纸是包不住火的。于是乎,隐瞒真相的三兄弟受到了站屋角的惩罚。还是父亲给母亲说情,放过了脚杆都站硬站酸了的三兄弟。

现如今,鼎锅砂罐在厨房渐渐消失了,被现代化、高科技的炊具和厨具所代替了,让人们的家庭生活充满幸福感、获得感。但是,那些年鼎锅砂罐与父母亲清贫之家的相处之美,与我家三兄弟的成长之伴,我始终难以忘怀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副主席)

